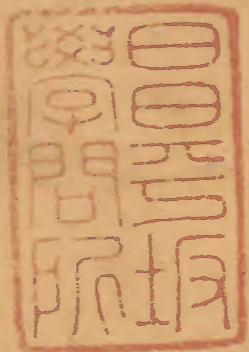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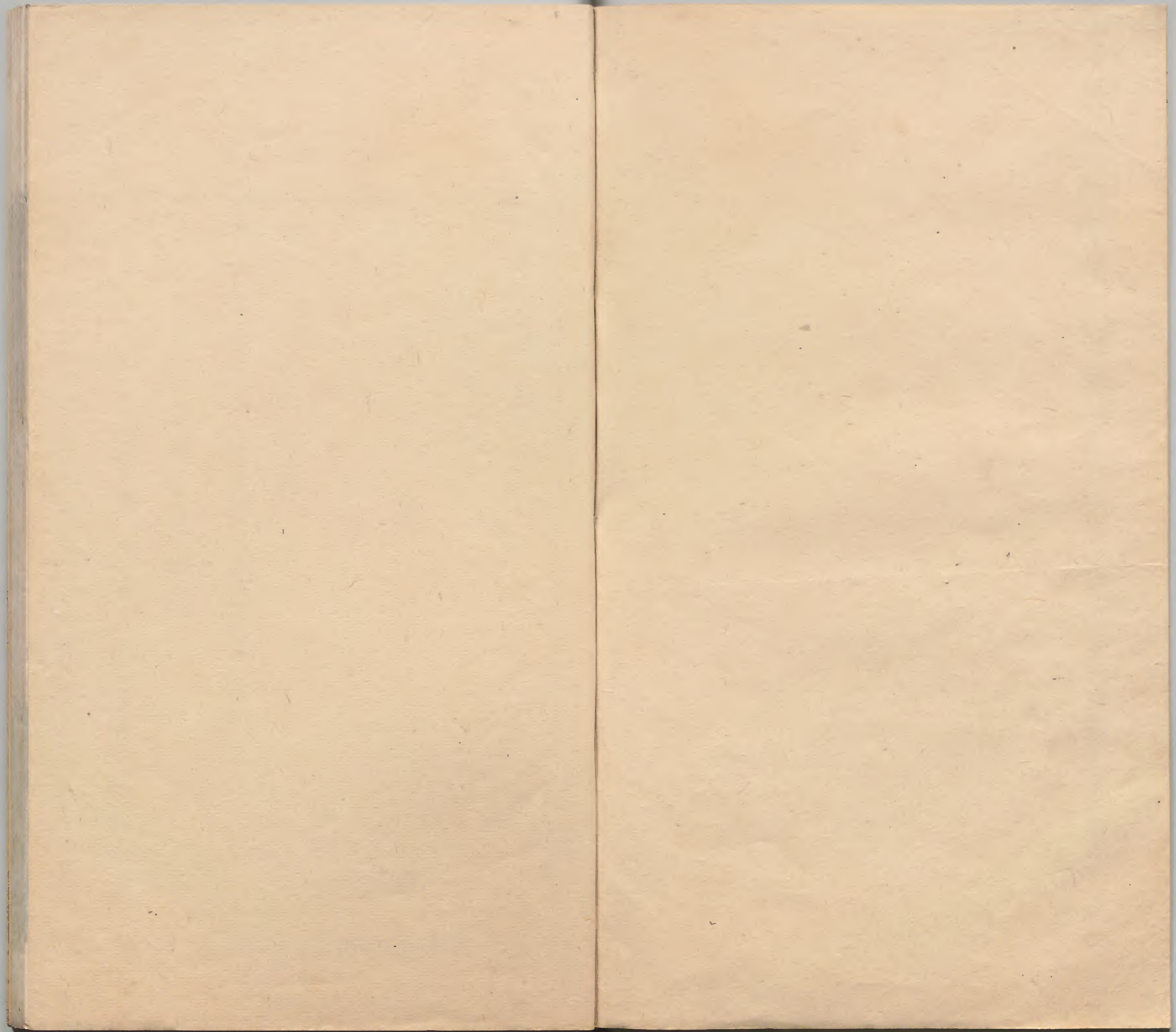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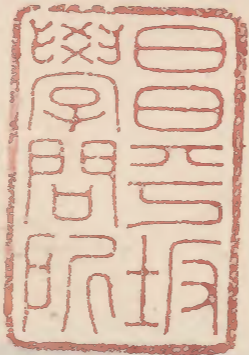
二百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212)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五

飲食部二十三

鹽

醬

鹽

書曰青州厥貢鹽絺

周禮天官籩人曰朝事之籩其實形鹽

祀宗廟曰祭宗廟鹽曰醎醎

齊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說文曰鹽鹹也鹽池河東鹽池袤五十里廣六里固一

淺草文庫

百十四里鹵西方鹽也東方謂之斤西方謂之鹵醴鹹也河內謂之鹹

廣雅曰鹵醴醴編鹽也

史記曰募民月給費用官器作煮鹽官牢盆

漢書王莽詔曰鹽食肴之將

又曰吳東海水為鹽國用饒足

續漢書曰虞翊為武都太守始到郡穀石千五百鹽石八千視事三歲穀石八千鹽百

又曰天竺國出黑鹽

東觀漢記曰賈復為縣掾迎鹽河東會盜賊起苛輦欺沒其鹽復獨完致縣中

後漢書曰第五倫自以為官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又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

又王符論曰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

魏志曰鄧艾平蜀後言於司馬文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利為軍農要用

魏略曰漢令哀牢民家出鹽一斛以為賦

吳志曰朱桓卒家無餘賦孫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
蜀志曰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主鹽鐵之利

晉書曰肅慎國無鹽鐵燒木作灰取汁而食之

宋書曰豫章王大會賓僚張融食炙始畢行人便去
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食攝指半日乃息

又曰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獨不與于衆後以示鎮
將軍顧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
即求筆注曰灑沙構白爇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

路

齊書曰崔慰祖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
息毀不滅性故當不進肴羞耳至于鹽不食吾今亦不食
矣慰祖不得已從之

後魏書曰忽吉國水氣鹹凝鹽生樹上

又曰沮渠蒙遜平蜀於宋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
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尅李氏欣得宋繇耳
北齊書曰房景仁母亡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為水
病積年不愈

唐書曰武德中長安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白味甘

狀如左印

又曰左右神策鹽州行營節度使胡堅昌表奏初城
鹽州鹵中獲壤土又置烽堡水路迴遠即時有雨發
鹽井悉生鹽事符聖德可謂天讚請置付史館制可
又曰代宗時河中府鹽池生瑞鹽韓滂奏曰土德之
瑞
又曰李晟薨後德宗以初城鹽州復開池上賜宰相
新鹽惻然思之命置鹽於靈座
又曰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邊於北海多沮澤有

魚鹽之利

管子曰桓公成鹽三萬六千鍾令史糶之得成金萬一
千餘斤

尸子曰南海之輦北海之鹽

魯連子曰連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漬沙雖十宿不
能得也

抱朴子曰作赤鹽法用寒鹽一斤雨泥一斤內鉄器中
以為水燒皆消而赤也

金樓子曰白鹽小小峰洞激如有水精及其映日光

以虎魄胡人扣之以供國厨名為君王鹽一名玉華鹽
又曰有清池鹽正四方廣半寸其形挾踈似有人耕池
旁地取池水波種之去勿迴顧即生此鹽
呂氏春秋曰和之美者即大夏之鹽

春秋後語曰張儀說趙王曰今日楚與秦為兄弟之國
而韓魏為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斷趙之右臂

淮南萬畢術曰鹽能累卵

鹽鉄論曰古者豪強大家得煮海為鹽民皆依為姦
之業也

世說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百里奚使將車

吳時外國傳曰漲海中有灣土中常出自然白鹽嶺
上如細石子天竺國有新陶水水甘美下有石鹽白如
水精

晉令曰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刑主吏二歲刑
蜀王本紀曰宣帝地節中始穿鹽井數十所

世本曰宿沙作煮鹽

晉太康地記曰梓潼縣出傘子鹽
廣志曰鹽體因於水故或水且于水故或與土雜產于

地多側于海濱但未必千里相比耳煑鹽與海同海
東有印成鹽西方有石子鹽皆生于水北胡中有青
鹽五原有紫鹽波斯國有白鹽如石子
玄晏春秋曰故侍中劉子揚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
博物志曰臨邛火井諸葛亮往視之後火鹽盛以盆
貯水煮之則鹽後人以火投井中火即滅至今不然
涼州記曰有青鹽池出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
益州記曰汶山越雋煑鹽法各異汶山有鹹石先以水
漬既而煑之越雋先燒炭以鹽井水浸炭刮取鹽

荊州記曰鹽水自凝生傘子鹽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
傘

本草經曰鹵鹽一名寒石味苦戎鹽生明目大鹽一名

胡鹽

崔駰博徒論曰江陽六鹽

醬

禮記曰膾炙處外醢醬處內

又曰獻熟食者操醬齊

又曰濡鷄鹽醬實蓼濡魚卵醬寔蓼濡鱉醢醬寔

蓼魚膾芥醬麩腥醢醬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

漢書曰劉歆謂揚雄云今學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
又如玄何吾恐後人覆醬瓿也

風俗通曰醬成於鹽而醎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又曰雷不作醬俗說令人腹內雷聲按子路感雷
精而生尚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
心惻怛耳

論衡曰作豆醬惡聞雷此欲使人急作不能積久

新論曰鄙人得鮓醬而美與人共食火噀其中因
弃之俱不得食

世說曰陸机入洛欲為三都賦聞左思作之撫掌而
笑與窮雷書云此聞有儉父欲作三都賦洎其成
當以覆醬瓮耳

宋書曰孝武帝為王玄謨作四時書云鮑醬調秋菜
白醎解冬寒

梁刘孝儀謝智安王眷暇醬啓曰龍醬傳甘退成
可陋玄醢稱賞追覓失言上客聞雷未之能覆嘉

賓流歡差以無諱

太平覽御卷第六十五終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六

飲食部十

醢

醢

醢

釋名曰苦酒淳毒者酢且苦也

周禮曰醢人掌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壺共后及世子孫之醬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壺凡事共醢

禮曰宋襄公喪其夫人醢醢百甕

又曰大功之喪不食醢醬父母之喪又暮而大祥有醢醬

論語曰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隣而與之

史記曰通邑大都酤千釀醢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仙藥有鳳林鳴酢

魏名臣奏曰劉放奏云今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宜其息絕

吳錄地理志曰吳王築城以貯醢醢今俗人呼苦酒城晏子春秋曰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

風俗通曰酢如蕘英按蕘味酸王者取以調味博物志曰酒暴熟者酢醢酸者易臭

又曰肥肉以醢漬則文章生

葛洪肘后方曰治齒痛用多年醢酢

唐書曰初薛仁果拔秦州召富人磔於猛火之上或以醢灌鼻求其金寶

又曰任迪簡萬年人舉進士初為天德軍士李景略判官性厚重嘗有宴酒行者誤以醢進迪簡知誤以景略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強飲盡之而為容其過以酒薄景略請換之於是軍中感悅

醢

周禮曰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鷩菁菹鹿鷩茆菹麋鷩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折麇醢蜃蚶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寔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菹菹鴈醢荀菹魚醢

又曰醢人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七舉則共醢六十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鷩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九事共醢

禮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吊者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禮記外傳曰祭祀賓客菹醢之用醢汁也清亦汁也醢竹器豆木也皆缺足醢有醢產有水物天地陰陽之炁所生鷩者骨肉相雜為之有麋鹿屬之鷩兔醢蚶醢有魚雁羸麇之醢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一日可作醢

弘君拳食撒曰東里独姥之醢

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六終

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七

飲食部二十五

茗

爾雅曰攬苦茶

吳志曰孫皓每宴食客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能入口澆灌取盡帝懼飲食不過七升初見礼異密賜茶茗以當酒

晉書曰夏侯惇亡後形見就家人求茶

文曰桓溫為揚州牧性儉素每讌惟下漆菹朴菘果

而已

宋錄曰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清曇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焉南齊書曰武帝遺詔靈座勿以牲為祭唯設餅果茶飯酒脯而已

唐史曰風俗貴茶之名品益衆劍南有蒙頂石花或散芽號為第一湖州顧渚之紫笋東州有神泉昌明硤州有碧澗明月房茱萸寮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夔州有香雨江陵太湖尚有衡山岳州有澧湖之含膏當

州有儀興之紫筍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汝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黃芽蘄門月團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又曰竟陵僧有於水濱得嬰兒老育為弟子稍長自策遇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羽可用為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羽有文學多意思耻一物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鞏縣為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茶不利輒灌之羽於江湖稱竟陸又於南越稱桑苧翁貞元末卒

又曰韓滉奉天之難以來練囊絨茶末健步其以進也

又曰太和七年正月吳蜀貢新茶皆於冬中作法為之上恭儉不欲逆其物性詔所貢新茶宜於立春後造

又曰太和九年十二月諸道鹽鉄轉運權茶使令狐楚奏茶權不便於民請停從之

又曰太和九月十月王涯獻茶以涯為權茶使茶之有稅自涯始

又曰元和十四年歸光州茶園於百姓從刺史房克讓之

又曰初常魯使西蕃烹茶帳中蕃人問曰何為者魯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蕃人曰我亦有此取以出指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

晏子春秋曰嬰相齊景公時使脫粟之飯炙三七五卯茗菜而已

廣雅曰荆巴間米茶作餅戍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赤擣木置瓷器中以湯燒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飲

醒酒令人不眠

博物志曰飲真茶令火眼曠

神農食經曰茶茗宜久服令人有力悅志

本草曰茗苦茶味甘苦微寒無毒生瘕瘡利小便少

臍去痰渴消宿食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

死三月三日將乾

華陀食論曰苦茶久食益意思

壺居士食忌曰茗茶久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身重

陶弘景新錄曰茶茗輕身換骨若丹丘子黃山君服

之

廣陵耆老傳曰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擊一器茗往

市市之市人競買自旦至暮其器不減茗所得錢散

路傍孤貧乞人人或異之執而繫之於獄夜擊所賣

茗器自牖飛去

廣志曰茶叢生真茗飲為茗茶茶葉檄子之屬膏煎

之以茱萸煮臍胃汁為之曰茶有赤色者亦米和膏

煎曰無酒茶

晉書菟術傳曰燉煌人單道開不畏寒暑常服小石

子所服者有桂花氣兼服茶酥而已
世說曰仕瞻少時有令名自過江失志既不飲茗問人
云此為茶為茗覺人有恠色自申明之曰向問飲為
熱為冷
又曰晉司徒長史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
夫皆患之每欲注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江氏傳曰統遷愍懷太子洗馬常上疏諫云今西國
賣醯麩茶菜藍子之屬虧敗國體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蒙塵洛陽黃門以瓦盃盛茶上

至尊

晉劉琨與兄子南安州刺史演書曰前得安州乾茶
二斤薑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体中煩悶恒假負
茶汝可信致之

傳咸司隸教曰聞南方有蜀姬作茶粥賣廉事歐
其器具使無為賣餅於市而禁茶粥以困蜀姥何
哉

坤元錄曰辰州淑浦縣山上多茶樹

括地圖曰臨城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有茶山茶溪

天台記曰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

夷陵圖經曰木女觀望州等山茶茗出焉

桐君錄曰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巴東別有真

香茗煎飲令人不眠

又曰茶花狀似梔子其色稍白

永嘉圖經曰縣東有白茶山

吳興記曰烏程縣西溫山出御茆

淮陰圖經曰山陽縣南有二十里有茶坡

茶陵縣圖經曰茶陵者謂陵谷生茶茗

本草拾遺曰臯盧苦平作飲止渴除痰不睡利水道明

目生南海諸山中南人極重之

廣州記曰西平縣出臯盧茗之利茗葉大而澁南人
以為飲

南越志曰茗苦澁亦謂之過羅

雲南記曰名山縣出茶有山曰蒙山聯延數十里在
縣西南按十道志尚書所謂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在
雅州凡蜀茶盡出此

魏王花木志曰茶葉似梔子可煮為飲其老葉謂

之節葉謂之茗

杜育荈賦曰調神和內倦解慵除

張孟陽詩云芳茶冠六清滋味播九區人生苟生樂

茲土聊可娛

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七終

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八

火部一

火上

釋名曰火化物也亦言煨也物入即皆毀壞也

易曰水流濕火就燥

又曰風自火出

又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又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又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書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

又曰惟女含德不悌予一人予若觀火

又曰若火之燎于原弗可嚮迓

又曰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詩曰叔在數火烈俱舉

禮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又曰季春出火為焚也

又曰火之於民也尊而不親

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又曰火龍

又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

為鷄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

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又曰剡子云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

周禮曰春秋以木鐸為脩火禁

又曰亨人掌供鬻饌以給水火之齊

又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

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
祀禁。則祭燿。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又曰。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
革。

又曰。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暢木。而火
之。冬至。令剝閉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受其
水火。

又曰。秋官司烜氏。掌以火燧。取明火於日。

史記曰。燕攻即墨。田單乃收中城牛千頭。為繪絳衣。

画以五彩龍文。束兵于角。結火于尾。穿城而出。壯士衝救
後牛。而所觸輒死。壯士擊之城上。大譟。燕師大駭。

又曰。龐涓追孫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乃伏斫樹。白
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齊軍萬弩夾道。曰。火
舉。而俱發。龐涓夜至。見白書。乃鑽火讀之。未畢。萬
弩俱發。龐涓大敗。

又曰。蘓代謂魏玉曰。夫以王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
盡。火不滅也。

又曰。顏叔子獨居室。夜雨。比舍屋角有女子。投之叔

子令秉燭燭盡乃徹屋草續之至明不亂
又曰武王既渡河有火自上接於王屋流為烏其色
赤
漢書曰項羽西屠咸陽燒其室火三月不滅
又曰孝平后王莽女有節操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
宮后曰何面見漢家因自投火而死
又曰漢兵圍王莽城中少年房朱張魚等恐見虜掠
私燒作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火及掖廷莽避
大宣室前殿火隨輒之

又曰陳勝吳廣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又曰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地迫屋狹百姓
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復弊之失火者日厲范乃
令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悅歌曰廉叔度來何暮
不焚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魏略曰秦伯出獵至於咸陽有火沅下化為白雀街
綠丹書集于公車

晉書曰張華字茂先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
守然後救之累世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

子履等盡焚焉

又曰王歆之嘗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出不遑取履歆之神色怡然徐喚左右扶出

又曰郭璞字景純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

又曰庾亮鎮武昌夜半望之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其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適為長史適取數百鷄以

以長繩連脚皆繫火一時驅放過塹集營皆燃焉

梁書曰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為不食令撒屋而炊

后魏書曰祖瑩好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然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窓戶恐為人家所覺

尚書大傳曰燧皇以火紀物火陽尊故託燧皇於天春秋元命苞曰火之為言委隨也故其字人散二者為火也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野火之起也若雲蜺

吳越春秋曰越王思報吳冬則抱水夏則握火
后趙錄曰石勒禁火百姓苦之然火者鞭之一百延
火燒一家斬五部都督
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從南郊舍酒東北三嘆云齊失
火以厭之後齊果上火事
陳留耆舊傳曰劉昆為江陵令民有火災昆向火叩
頭即霽然下雨詔問反風滅火虎北渡河何以致
此昆曰偶然耳帝曰此長者之言也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

當有火災耳祭燿禳廣設禁脔時火果起而不為害
樊英別傳曰英隱於苑山嘗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
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舍水西向嗽之及令記其
日後有客從蜀來者云是日有大火有黑雲平旦從
東起湏臾大雨火遂得滅

葛仙公別傳曰公共客談話時天寒公共客曰居貧
不能得爐火請作二大火公口吐氣火赫然從口而
出湏臾火滿室坐客皆熱而脫衣也
又曰樂巴為尚書正會得酒西向嗽云成都失火嗽

而作雨驛至果如其言
又曰甯封子皇帝陶正掌火能作五色烟

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八終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九

火部

西京雜記曰惠帝七年夏震南山火水林數千株皆火
燃至末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焦黃其後有許日家
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鮫骨二具
又曰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
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夫目騰則得酒食火
華則得錢財故目騰則祝之火華則拜之况天下

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
拾遺記曰昔伯夷隨山濬川起自積石鑿龍門至空
穴初入空穴之時孔八尺稍入而闊不可復行禹乃圓
火而入有黑龍長八尺頭有角銜夜明珠以導于禹
又曰郢寄字君珍喪親盡禮去墓一百里每夜行常
有鳥銜火以夾之
六韜曰軍不舉火將亦不食

莊子曰木與木相摩則燃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
行則天地大駭於是乎有雷有運水中有火乃焚

大槐

又曰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

又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二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又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又曰指窮為薪火傳不知其盡也

又曰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又曰山水自寇也膏火自焚也

又曰馬血為燐人血為野火

又曰堯讓天下于許由曰日日出矣而燭火不息其

於光也不亦難乎
列子曰趙襄子率徒十萬守於中山藉芻燔林扇
里有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從爐上下衆謂鬼物火過
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襄子恠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
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矣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
謂石矣物而謂火襄子曰嚮之來所出者石也而嚮之
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管子曰黃帝作鑛燧出火以熟葷臊
淮南子曰火土尋水下流

又曰南方火也其帝祝融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
為熒惑其獸為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
又曰十一月水旺而陰勝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
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也故炭輕溫故炭重
又曰練土生水練木生火練火生雲練雲生水練
水生土
又曰夫燬火則水滅之金堅則火消之
又曰夫雨而遇雨夫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
福也

又曰槁竹有火弗鑽不焦土中有水弗掘无泉

又曰披裘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

又曰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

又曰甌得火而液水中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

陽相薄自然之勢

又曰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甔或以盆盂其方

圓銳情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均也

又曰順風從火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蒿也

又曰今人於堯或操火往益之或雨者皆未有功而

息怨相去亦遠矣

又曰聖主之養民非求用之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

水之自寒大何修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大火舟中

又曰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

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

又曰夫寒之與暖相反大寒地折水凝火弗為衰其

暑火熱礫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

於已質有之也

又曰未嘗灼也而不敢掘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

傷而不敢攢办者有見其有所害也

又曰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

又曰炎帝於火死而為竈

列仙傳曰陶安公六合治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
天滙更朱雀止治上曰安公治典天通七日迎汝以赤龍
龍至安公騎之東南而上

齊地記曰東武有火之木燒之不死亦不損也

述征記曰北征有張母墓舊說張母是王氏妻王家
葬經有年載後開墓而香火猶燃其家奉之稱清火

道

抱朴子曰暗非火積水非魚屬然暗竭則火滅水涸則
魚死伐木而寄生蔓草而菟絲蔓

又曰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服飛霜之散則不熱
幼伯子生仲都此二人衣之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
以十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也

傳子曰管寧之遼東而歸海中遇暴風餘船皆破唯
寧船自若夜晦船人盡惑莫知泊所忽望見火光
趨之得島一神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闔

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

潘尼箴曰夫水火者所以佐理天地清成大化也在天則

日月麗焉在地則水火存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九終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

火部三

燈

燭

炬

燈

漢書曰王莽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莽常御燈火至

明

東觀漢記曰上從長安東歸過沂幸祭遵營士衆作

黃門武樂至夜御燈火

晉書曰溫嶠旋軍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

下多恠物嶠遂煨群燈而照之頃更見水族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者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曰與君游明道陽何故相照意甚惡之至道未旬而卒

三秦記曰始皇墓中燃鯨魚膏為燈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當暫來帝曰掃除宮內燃九光之燈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為殿前設百二十枝燈以鐵為之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案百家書宋城門失

火汲取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取之

唐書曰皇甫無逸為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燭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炷衣帶以為燈其廉介如此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人丁緩者為恒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

又曰高祖初人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異者有青玉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街燈上燃則鱗甲皆動炳爛若星而盈室焉

洞冥記漢武帝燃芳苾燈於閣上有白鳳黑龍憑
足來戲於閣上芳苾草出奔盧國

又曰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為屑以淳蕪油和之照
於神壇夜暴雨燈光不滅

羊頭山記曰漢有常滿燈不添滿光明不絕也

拾遺記曰燕昭王時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升龍
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堂以龍膏為燈耀百里烟
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遂加拜之以火浣布為
纏炷光滿于宮內

孫子曰火光明天者燈燭何施焉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也是猶夕蛾去暗赴燈
而死

秦子曰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火消暗膏炷大而朗
上則膏消炷小而闇上則息膏則久也

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燈燭既滅乃有人引美
人衣者美人悅絕其冠纓

新論曰余與劉伯師夜坐燈中脂炷燋堯將滅余謂
伯師曰人衰老亦如彼堯炷矣伯師曰人衰老應自續

余曰益性可使白髮更生黑至壽極亦死耳
秦故事曰五華燈樹正月朔朝賀設於下三階之前
月照星明雖夜猶晝

淮南萬畢術曰取蛇脂為燈置火中即見諸物

語林曰柰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
大遂長丈餘單衣革帶搖視之既熟吹其燈滅曰
吾耻與鬼魅爭光

河圖汴光篇曰陽精散而分布為火

燭

記曰侍坐於所尊燭至起

又曰燭不見跋

又曰曾子寢疾童子隅坐而執燭

又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更不息燭思相離也

又曰祭之日沆掃反道鄉為田燭

又曰凡飲酒為狀主者執燭抱燧執燭不讓不辭不
歌

又曰女子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周禮曰司几筵掌吉凶之事祖廟之中設典執燭

儀禮曰主人爵弁纓裳從車二乘執燭前焉
尚書大傳曰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
史記曰始皇塚中以人膏為燭

后漢書曰巴祇為揚州刺史吳客坐暗暝之中不燃
官燭

晉書曰周顛弟嵩嘗因酒暝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
何乃橫得重名以所執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
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嘗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

具刻一寸以此為奇蕭文琛曰燒一寸燭為四韻詩何
難之有乃吳丘楷江洪打銅鉢為五韻諸響滅皆可
觀覽

北齊書曰郎茂年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澗權會受
詩易三禮玄象刑名之學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恒
節其燭

唐書曰柳公權充翰林侍書學士每朔望召對繼
之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款更取官人以蠟淚揉紙
繼之

會稽典錄曰盛吉拜廷尉言惟庶仁恕務在寬矜每
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對
垂泣

又曰陳脩字奉遷烏陽人也為豫章太守脩性清潔
履約恭儉十日一炊不燃官燭

西京雜記曰閔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枝

又曰匡衡勤而無燭隣舍有燭乃穿壁引其光以晝
映光而讀矣

抱朴子曰暮愚者猶宵蟲之赴明燭焉

又曰夫明燭宵舉飛虫群起

又曰有自無而生焉形湏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形者
神之宅故譬之於堤上壞則水不留方之於燭上盡則
火不居住也

文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銷

淮南子曰天下時有育妾自失之患此高燭之類也火
愈燃而消愈亟

世說曰君夫君夫王愷字以粘糖澳金石季倫以燭爇
灼炊

玄晏春秋曰丁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操黎孤塗之字
有胡奴執燭顧之而問之奴曰操黎天子也言匈奴
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也予於是乎曠然發矇
潛夫論曰隅燭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燭則晝照之後燭
而益明二者相因而成大火
論衡曰太公陰謀書稱武王伐紂兵至牧野農脂奉
燭權掩不備
地鏡圖曰相土見美女載燭行壇陰從其所出入處
尋之石中有玉矣

蔡氏化浦說曰伏龍非戒馬白日非戒燭之藏然之保
此小材

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

秉燭遊

樂府詩曰晝作不輟手猛燭繼望舒

炬

東觀漢記曰光武平河北任光伯卿暮入堂陽懸騎寄
炬火天地赫然晝赤堂陽驚怖即夜降

六韜曰三軍有行統領士衆旦則有雲梯遠望夜則

設雲火萬炬
淮南子曰亡者不敢夜揭炬
神仙傳曰王遙炬伯還夜大雨晦冥遙出行不需有兩
炬火常在于前

英雄記曰周瑜敗曹操于赤壁審使輕船走舸百戶
艘艘有五十人拖掉持炬火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終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一

火部四

庭燎

烟

炭

灰

庭燎

說文曰庭燎火炬也

禮曰庭燎之百出齊桓公始也

詩曰庭燎美宣王因以歲也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
之光君子至止鷩聲將將

周禮曰凡邦之大事共賞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

于國中

晉中興書曰哀帝興寧元年詔庭燎樹端門內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八年十二月有司奏庭燎在公

事門外今更集舊議在端門內依舊門內施詔曰尚

書奏九年庭燎當在端門內明帝時在公車門內

可依舊安

趙書曰石勒造燎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燎

緇繳上下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及閭闔門前設

庭燎各二合六處皆丈六

烟

說文曰烟火氣也焞上然也

漢書曰元帝時有童謠曰井水溢竈烟灌玉壺流金

門

後漢書曰吳郡徐相為長沙太守嘗食乾飯不發烟

爨

列女傳曰甯封子黃帝時人為帝陶正有神人遇之

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

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鷄繞而噪或集
介子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為立臺號曰息烟
列子曰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
焚之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
抱朴子曰伯皆識絕音氣於烟燼之餘也
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
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
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
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

鍾會芻其論曰焚林成烟其似如雲
顏延之廷誥曰火合烟而烟大挂懷蠹而蠹殘烟勝
火則火滅蠹壯則桂折

炭

說文曰炭燒木也

記曰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史記曰竇皇后弟少君為人所畧賣為主人入山作
炭暮卧崩岸百餘人皆壓死少君獨不死

漢書曰先冬夏至懸鉄炭於衡各一端令適亭冬陽

氣至炭仰而鉄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鉄仰以候二至焉
晉書曰孫登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
登不應

後魏書曰高聰卒有奴十餘有子無子皆令燒指吞
炭其家不尼

神仙傳曰嚴清會稽人也於山中作炭忽有人與清一
卷書素曰汝骨應得道長生故授神書也

豫章記曰豐城縣葛鄉有石炭二百頃可燃以炊爨
交州記曰灶頭山越人炊爨之處掘而得炭

淮南子曰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

又曰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也風之至也莫見
其象而水已動矣

又曰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愛於冰炭膠漆相賊
冰炭相息也

抱朴子曰柳乃速朽者也而燔為炭則億載而不敗

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襄子滅鬚去眉而變其形容
作乞人往乞於其妻曰然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
夫之甚讓乃吞炭而變其聲

桓譚新論曰舉火夜作燃炭乾墻

鹽鉄論曰冰炭不可以聞器無以害天官其言所難言
賈誼鵬鳥賦曰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
萬物為銅

灰

史記曰秦商鞅作苛法有棄於道者刑之
漢書曰韓安國坐抵罪獄史用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
獨不復然乎甲曰燃則滿之
又曰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有外國胡云此是天地

劫灰之餘也問東方朔信然

後漢書曰楊琰為零陵太守時蒼梧群賊攻劫琰制
車數十乘置灰車中從風散灰賊不得視因以敗之
吳錄曰張舉子清為句章令有婦殺夫者因焚屋言
燒死其弟疑而訟之舉按屍開口視之無灰令人取猪
二頭殺一生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
有灰乃明夫先即婦殺後燒之婦遂首服焉

隋書曰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方深有巧思能
以管伏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仰指天曰孟春之氣

至矣人往驗管而飛反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
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
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

淮南子曰月暈以蘆灰環之缺一面則暈亦缺一面焉
又曰爛灰生蠅

又曰仲夏之日無燒灰無暴布

又曰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滯濡不可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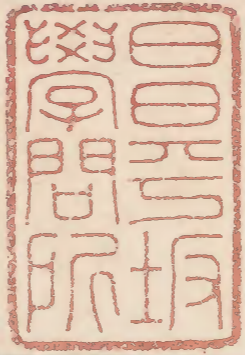
又曰女媧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滄水

又曰伐薪為炭燔草而為灰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坐而仰天嗒嗒焉以喪其偶頽
子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如槁木而心固可
使如死灰乎

抱朴子曰吳世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試之積薪數十束
裹之因猛火而燔荻了盡謂光當已化為烟燔而光
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而視之不能解
也

又曰外國作米精盜責是合五百種灰以作之今交廣
多有其法



皇清書

...

...

...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一終

...

...

...

...

